

“610” 头目李东生落马 震惊中国大陆派出所

（明慧记者陈心宁澳洲布里斯本报道）近期，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相继落马，其中包括专职迫害法轮功的中共“610 办公室”头目李东生。为了唤醒中国大陆警察的良知，不在中共的迫害运动中做替罪羊，海外法轮功学员自发向他们致电传真真相，许多警察听闻真相后觉醒，决定不再参与迫害。

澳洲法轮功学员贝妮近日向中国一些派出所拨打电话，起初警察们的态度不佳，但当贝妮说起李东生被双规的例子，警察们大受触动，认真聆听，并抄下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（简称“追查国际”）的举报电话，争取立功赎罪的机会。

贝妮在电话中以 2013 年 8 月 12 日政法委出台的文件《公检法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》为例，该文件中提到“法官、检察官、人民警察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。对于刑讯逼供、暴力取证、隐匿伪造证据等行为，要依法严肃查处。”这明显是针对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来的。

李东生落马，其参与制造“天安门自焚”假新闻、为迫害法轮功铺路之事曝光。李东生被双规前，是中共“610 办公室”主任兼公安部副部长，这两个头衔都是负责迫害法轮功的。他被抛出的罪名并不是普通的贪污腐败，而是严重的违法违纪。迫害法轮功，在国际上被定性为酷刑罪、群

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，和二战时的纳粹战犯同罪。

另一名法轮功学员打电话给警察，对方开始时大骂，但最后他留下了手机号码。贝妮接着回拨电话，这时对方说：“（刚才）是因为有监听，保护我们自己呀！我知道你的那位朋友是为了我好，他说的很多事情都非常对。比如中共在历次运动中都会抛出替罪羊替他们抵罪等等。前两天就有个和我一样的警察被当了垫背，成了替罪羊。”

这名警察记录了法轮功学员提供的举报电话和传真号码，并且答应保护法轮功学员，他也表示希望了解更多相关的信息。◇

德国媒体报道法轮功学员的故事

【明慧网】2014 年 1 月 13 日，德国西部最大的地方报纸《鲁尔信息日报》报道了法轮功学员郭居峰全家的故事，文章的标题是“他非常担心他的朋友”。

报道说：这是一个和过去的生活完全不一样的崭新生活，来自中国的郭居峰在德国享受着自由，但他却非常担心遥远东方的朋友。他的朋友和他有着相同的信仰，但却一直在中国遭受着他曾经历的不幸。

文中说，郭居峰的故事始于 1995 年，那时他开始修炼法轮功，22 岁的他是一名大学生。这个让他身心受益的传统功法，却被中共认为是一种威胁。1999 年，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，但迫害却使法轮功在欧洲变得更出名。对郭居峰来说，这个功法已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。

《鲁尔信息日报》介绍了郭先生因坚持修炼而在中国遭受的迫害。“四次”——这个电气工程师说，他被关押了四次。他在劳教所的经历非常恐怖，他谈到了“小号”，他还遭到了电棍迫害。他的女朋友，无论多



《鲁尔信息日报》报道郭居峰的故事

少人劝说，她都勇敢地和他在一起，2004 年他们结婚了。2008 年，作为电气工程师的他出差来到德国。这个年轻人说，那时正处于北京奥运会前期的迫害高峰。郭居峰最后决定留在德国。2009 年 6 月 22 日，他的全家团聚在德国法兰克福机场。

文章说：在德国，郭先生敞开心扉，他积极学习语言，结交德国朋友，

他又拥有了一份工程师的工作和一个可爱的女儿，但他无法忘记中国的朋友。他的朋友吕开利仍然被关押，他一直在努力为朋友寻求帮助。

事件背景：

法轮功，是由李洪志先生于 1992 年 5 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，以宇宙最高特性“真善忍”为根本指导，迄今已弘传世界 100 多个国家。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 30 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发行。法轮功在海外获得来自美国、加拿大、欧洲各国的褒奖 1600 多份，支持议案 300 多个，支持信函 1000 多封。

据位于德国法兰克福的人权组织 IGMF 证实，吕开利是大连的一名工程师，从 2000 年去北京为法轮功呼吁开始，他辗转被关押在不同的劳教所，他被酷刑折磨，2006 年被判刑 10 年。开始他被关押在辽宁营口监狱，之后被劫持到盘锦监狱。在那里，他每天遭电棍酷刑几小时，遍体鳞伤。之后他身体腰椎骨折，双腿残疾，大小便失禁。2012 年 5 月，他被劫持到锦州监狱。在他瘫痪的四年中，家人曾 23 次去监狱看他，但是都没被允许和他见面。◇

认知疾病与生命的真相

【明慧网】以前，我总是追求如何使自己的体质更好，按科学营养方法摄取大量的富含钙、磷等矿物质和蛋白质的食物，但效果不理想，还是经常感冒，并要用各种方法对付失眠。

修炼法轮功以后，身体的各种症状不药而愈，连感冒也很少有了。睡眠好了，记忆力增强了，思维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。智慧好像都被打开了，对一些艰深的医学古籍有了更深的理解。更重要的是，对生命的真相有了真正的领悟。

人得病的根源是“业力”，是人做了不好的事所致。如果人能反思自己，改正过失，去掉致病的根本原因，打坐炼功，修心向善，真正去做好人，病才能被根除，并且能无药而愈！这才是“病”的真相。

人肉眼能看到的物质极其有限，看不见摸不着而客观存在的物质在浩瀚的宇宙中才是主体。比如，穴位

胡乃文医师，在台湾台北“上海同德堂国药号”行医几十载，治愈无数疑难顽疾，曾治愈全世界第五例面部黑色素恶性肿瘤患者。他的医德和医术有口皆碑，很多人慕名远道而来。

他在著名的美国斯坦福研究院（SRI）从事生命科学领域的尖端研究十余年，后来潜心于古老的东方医学。

人怎么能活得久，活得好？这是医学的永恒命题，也是胡乃文先生孜孜以求的研究方向。



与经络，肉眼看不到，西医解剖也看不到，可我们的祖先却通过修炼发现和记录了准确的经络图，现代科技也印证了其准确性。

通过一亿法轮功学员的实践，可以看到修炼与健康的关系。1998 年，北京、武汉、大连、广东等地医学界人士对当地炼功点的 35000 名法轮

功学员进行了医学调查，结果显示，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8%。

科学的精神应是“用已知去探索未知”，而不是“用已知否定未知”。如果被实证科学所限，被“眼见为实”的观念所障，错失真正使自己身心健康和升华的机会，实在是可惜！◇



修心向善 跟前夫一家和睦相处

都不让我要孩子，说带着孩子不好再婚，而且是男孩，将来负担重。我没有那样做，我想：我不仅要养活好孩子，还得教育好他，让他长大了做一个知书达理的好人。

至于钱呢？他不给我，我也不向他要。因为我在银行工作，收入足以养活我们俩。况且修炼人也不讲奢侈，也不跟谁攀比。

别人都说我太傻了，有人告诉我，不要和他家来往，不让他们接孩子，也不让看孩子。我也没有那样做。修炼人心中不应该有恨，要大度。

家里缺了一口人，我也没觉得损失了什么。我身体非常好，以前有头痛病、颈椎病，修炼法轮大法之后都好了。家里被我收拾得井井有条。

刚离婚时，前夫的家人看见我不自然，要接孩子也是小心翼翼地提出来。时间长了，他们发现我对他们还和以前一样，都放心了，对待我比以前还好。他们每隔一两周接一次孩子，送回来时带回很多食品、水果等。

公公每周一都风雨无阻地到我单位送一大兜子吃的东西，几乎一周都吃不完。同事很羡慕，每到周一就提醒：你公公又要来了。修炼人得为别人着想，我不让公公再送了，他却说：等孩子 18 岁成年后再不送吧。我很受感动。公公从未把我当外人，总是跟别人说：我大儿媳妇可好了！我也在他们生日、年节时送去礼物。

前夫看到我不与他计较，也不恨他，很受感动，每月开车到我单位送 2000 元钱给儿子做生活费。有时我们还就教育孩子的问题进行沟通。

如果不学法轮大法，我是做不到这样的。现在，我自己带着孩子已经生活了 8 年，家庭和美，工作顺利。单位领导很重视我，对我的信仰很尊重。本来我是写经营活动分析的，结果行长让全行的大材料都由我执笔，连续五任行长都是如此。儿子很聪明懂事，身心健康，一直没在外面补过课，学习还挺好。（文／大陆大法弟子 迎春）◇

【明慧网】我和前夫是大学同学，结婚八年感情一直很好，突然有一天，他说要离婚（我当时不知道他有外遇了），“理由”是当时一个保险公司老板出事入狱，牵连到了我父亲，他怕此事影响到他的仕途，态度很坚决。我一看没有办法，只能离了。

我们结婚时，他家条件不如我家，因此房子等很多物品都是我家给的。而且他的脾气很急，我的脾气很柔和。亲朋好友都认为我太吃亏了，纷纷出主意让我去组织部告他，让他当不上官，有的让我多管他要钱。我都一笑了之。因为当时我已修炼法轮大法五年了，师父告诉我们要用善的一面去处理问题。

我平静地离了婚，自己带着孩子（他不要），当时孩子才三岁。别人

曝光辽宁省女子监狱的罪恶

【明慧网】我叫左立志，在辽宁省锦州市义县大榆树堡镇中学政教处工作。二零零八年八月二日，县国保大队和镇派出所等十多名恶警包围了我的家，将我绑架到镇派出所，抄家后又把我劫持到县看守所非法关押，后被枉判五年送进辽宁省女子监狱（原名叫大北监狱）非法关押迫害，直到今年八月二日所谓的刑期已满，才被释放回家。

目前，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虽然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，但邪恶的迫害仍然在继续，特别是邪恶聚集的劳教所和监狱等黑窝点里的恶警、犯人仍不知醒悟地对法轮功学员作恶、犯罪。辽宁省女子监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，就是我亲身经历、验证过的邪恶窝点之一。

我是二零零九年二月，被非法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的，分在九监区。

首先，我被关在监舍楼里，有两个人看着，对我进行“转化”，如果“转化”不行，恶警就开始对我实施各种迫害手段，进行精神上的和肉体上的折磨。由于我不“转化”，九监区的钱蕾队长，指使九监区恶警孙玉静、闫依旭和监舍人，轮班的看着我，白天让我干活，晚上不让我睡觉，两个人轮班的看着，我只要一闭眼，就打，浇凉水，用手铐把我固定，一盆一盆的从头往下泼水，同时骂人、打嘴巴。甚至，



把我拉到外面，只穿内衣，劳改服，在零下近二十来度，对我冷冻。就这样一连折磨、摧残了我四、五天。

和我在一个小队的，五十多岁的法轮功学员宋亚平也是，她不听钱蕾队长的安排，钱蕾让恶警孙玉静、闫依旭和监舍的十一个人看着她，白天让她干活，晚上不让她睡觉，她不服，就喊：“法轮大法好。”监舍的人素质更是低下，也非常的邪恶。经常打她、骂她不说，正在服刑的犯人张红旗，用来例假的卫生纸堵宋亚平的嘴。犯人李颖（现已出监）用宋亚平穿过的裤头，堵宋亚平的嘴。犯人石立平用针扎宋亚平。后来，石立平遭报，得了脑血栓，被送到老残监区。

在队长的指使下，恶警孙玉静、闫依旭，又开始变着招，对我成天罚站，脚都站肿了，鞋都穿不进去；然后在地上罚蹲，她们人还骑在我的身上，毒打；长时间罚蹲、毒打后，再把我抬的老高，给我蹲臀股蹲，就这样蹲来蹲去的，使我的脊椎骨受到损

伤，打那以后我的腰就直不起来了，整天腰疼、成驼背姿势至今。

辽宁省女子监狱对新来的法轮功学员，都先送到矫治监区关押。在该监区里，白天让干奴工活，晚上学习诬蔑大法诬蔑师父的东西。罚站、罚蹲，不让洗漱，直到快半夜十一点多钟，才睡觉，每天如此。在这呆上几个月，再分到各个监区。所以说矫治监区是大北监狱最邪恶的监区。

还有医院监区。如果哪位法轮功学员绝食，就送医院监区。一进这个监区，就给你用手铐扣在床上、固定，然后开始打针、灌食。有一位叫孟玉华的法轮功学员，非常坚定，医院监区强行打针，每天打六、七瓶，也不知道是什么药，结果给人打的失去了记忆，等回到小队时，简直换了个人，判若两人，所以说医院监区也是最邪恶的地方。

由于法轮功学员在狱中，坚持反迫害，不配合邪恶、不干活，现在在大北监狱的环境比以前好了一些，犯人也越来越明白真相，常人都说：“法轮功学员不干活。”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。

现在大北监狱有四千多人，十几个监区。在这里还有更邪恶之处，那就是对犯人在经济上的勒索。其表现是：犯人自己买工具。如：我所在的小队，在烫台干活，有的在这里呆了三年，自己花钱买了四个熨斗、还有银芊、腊片等，就花去了一千五百多元。那么，我们推算一下，四千多人都是自己花钱，那么犯人每年得花多少钱给大北监狱，供邪恶挥霍呀！

不仅如此，大北监狱每年还要向犯人强卖安果梨，每人一箱（二十斤左右），都得买。秋天价格卖七十元一箱，冬天卖价格一百四十元一箱，这还是二零一二年十月到二零一三年一月的价格，以后还得涨价，此价格只能高、不能降，仅此一件小事，就不难看出中共培养出来的邪恶之邪、邪恶之毒！

辽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魏丽萍、刁淑芬、沈文良被绑架

二零一四年一月十五日下午五点多钟，辽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魏丽萍、刁淑芬和沈文良夫妇在各自家中被锦州市反×教支队警察绑架。请知情人士帮助提供更多信息。

曝光锦州恶警白宁恶行

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“610”支队支队长白宁在二零一二年七月，绑架法轮功学员李光、曹立明季曹立明的妹妹（未修炼法轮功），敲诈每人七万元后（共计二十一万）才将他们放出。

●●● 无神论：共产幽灵的面具 ●●●

【明慧网】罗马尼亚知名基督教牧师兼作家理查德·沃姆布兰德，在其名作《马克思和撒旦》一书中，引述了前苏共报纸《莫斯科晚报》的一段话：“我们不是同信徒们作战，甚至不是同宗教神职人员们作战……，我们是同上帝作战——抢夺他的信徒。”

显然，苏共承认了上帝的存在。而共产党对外一直宣称持“无神论”立场。历史资料显示，共产党此举是为了掩盖其真实面目。

(一)

在共产党纲领性文件《共产党宣言》中，马克思在开篇即说：“1848年，一个幽灵，共产主义幽灵，在欧洲游荡。”德文幽灵“Gespenst”一词也是“魔鬼”的意思。不少人公开提出质疑：共产党为什么用“幽灵”来形容自己呢？这个称谓很“巧合”地同马克思的自述有着相同的来源。

1837年，19岁的马克思将一本诗集给父亲作生日礼物。其中，在《面色苍白的少女》一诗中，马克思写道：

因此，我已失去天堂，
对此我非常清楚。
我的灵魂，过去忠实于上帝，
现在被选中奉献给地狱。

据《马克思和撒旦》一书披露，马克思早年是基督徒，高中毕业时，他的“宗教知识”课程结业证书中，教师评语说：“他对基督教的信念及道德规范的知识相当清晰和扎实。”

然而，在他的高中毕业作文中，“毁灭”一词被重复用了六次，他因此在同学中获得了绰号“毁灭”。获得高中文凭不久，他开始自大而激昂地反宗教，“一个新马克思出现了。”

在《绝望者的祷告》中，他写道：

我要高傲地实施我的复仇，
针对那个高踞为主的上帝。

他在《演奏者》一诗中说：

我的心被施了魔法，我的知觉一片混乱，同撒旦，我已达成了协议。

撒旦签了契约，并为我打着音乐节拍，我快速而随心所欲地演奏着死亡进行曲。



话剧《浮士德》中的恶魔梅菲斯特（右）。自称“与魔鬼撒旦签了约”的马克思，喜欢复述恶魔梅菲斯特的话：“一切存在都应该被毁灭。”



马克思死后葬身伦敦高门墓地（撒旦教活动中心），其撒旦教徒身份再被关注。

在西方文化中，撒旦通常被称作“魔鬼撒旦”、“恶魔”。显然，马克思承认有上帝的存在，还承认有魔鬼和地狱。马克思仇恨上帝，是因为被魔鬼撒旦选中，要向上帝复仇。

(二)

恩格斯在认识马克思不久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：“一个来自Trier（马克思的故乡）皮肤黝黑的家伙，一个典型的怪物……他疯狂地胡言乱语，似欲将高高在上的天幕扯到地上。他大张双臂伸向空中，挥舞着令人讨厌的拳头。他发狂般地咆哮，好像被一万个魔鬼捉住了脑袋。”

《马克思与撒旦》一书披露，恩格斯青年时期也是基督徒，曾写下不少赞颂上帝的诗篇。在读了德国的“神学自由主义者”布鲁诺·鲍威尔的一本书后，恩格斯开始对基督信仰产生怀疑，他经历了一番痛苦的内心挣扎。恩格斯写道：“我每天祈祷，确实几乎是每天祈祷，希望找到真理，自从我开始有了怀疑后，我一直这么做，但还是感到无法回头了。写下这些话的同时，我泪如泉涌。”恩格斯最终没有返回到对上帝的信仰中去，而是与被他称为“被一万个魔捉住脑袋（万魔附体）”的马克思联手了。

布鲁诺·鲍威尔是怎样一个人呢？他最初也是一名基督徒，但后来成了圣经的激进批判者。在给朋友阿尔诺德·卢格（此人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）的信中，鲍威尔披露了

自己被魔鬼附体之事：

“在大学里，我都是当着大批的听众做演讲的。当我站在讲坛上嘴里吐出亵渎神明之辞时，我都不认识自己……。不管怎样，这是一个非常坏的魔鬼，每当我登上讲坛，它就附上我，而我太弱，不得不屈服于它……只有当我作为教授，被授权公开宣讲无神论时，控制我并让我亵渎神明的那个魔鬼才会满足。”

1837年3月2日，马克思的父亲在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说：“只有你的心仍保持纯洁，且完全像正常人一样地跳动，并且没有鬼魔邪灵能使你丧失良知善念——这样我才能感到幸福……”《卡尔·马克思》的作者弗兰兹·默林写道：“在马克思20岁生日后数天，他的父亲去世，不过他的父亲似乎已隐隐地觉察到，他喜爱的儿子已受制于魔鬼的摆布……”

(三)

《马克思与撒旦》一书特别提到，法国著名哲学家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尔贝·加缪曾在《反叛者》一书中提到：有30卷马克思-恩格斯著作，前苏联官方一直不出版。马克思学院（位于莫斯科）副院长柴德洛夫证实说：100卷马恩著作中只出版了13卷。书中提到，马克思大部分的观点被故意隐瞒了。

马克思死后被葬在高门墓地，那里是英国的“撒旦教活动中心”。

（文/思容）◇